

红楼夢



廈門大學中文系資料室
廈門市革委會通聯站

合編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毛 泽 东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 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

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见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目 录

（一）鲁迅论《红楼梦》……………（1）

一、论《红楼梦》的阶级性和时代性……………（1）

二、论《红楼梦》的艺术真实不等于真人真事…（3）

三、论《红楼梦》的独创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4）

四、论贾宝玉、焦大……………（5）

五、评“旧红学”的各种谬说……………（6）

六、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成书过程……（8）

七、论高鹗补作的《红楼梦》后四十回……（10）

八、论《红楼梦》的续书和改作……………（11）

（二）《红楼梦》评论资料……………（14）

一、《红楼梦》问题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4）

二、《红楼梦》的时代背景……………（30）

三、《红楼梦》作者及有关人物的传记……………（46）

曹雪芹	(46)
高 鹗	(51)
敦 敏	(52)
敦 诚	(53)
张宜泉	(53)
永 忠	(54)
明 义	(55)
四、《红楼梦》评论名词简释	(55)
四大家族和“护官符”	(55)
“市民”说	(58)
“红学”	(59)
“旧红学”和“新红学”	(60)
索隐派	(62)
评点派	(63)
欲念“解脱”说	(65)
“家庭感化”论	(66)
“钗黛合一”论	(68)
典型“共名”说	(69)
“全民共感”说	(70)
《石头记》	(72)
《金陵十二钗》	(72)
《金玉缘》	(72)
汉军八旗(旗籍、旗人、旗地)	(73)
“脂砚”斋与脂砚斋评本批语(“脂批”)	(74)
八十回本(脂评本、戚本)	(76)
一百二十回(高本、程甲本、程乙本)	(79)

《三》·《红楼梦》诗词选注 (81)

青埂峰顽石偈..... (81)

题石头记..... (83)

好了歌..... (85)

好了歌解..... (86)

《西江月》二首..... (89)

护官符..... (92)

警幻仙姑赋..... (95)

《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判词: (99)

晴 雯..... (99)

袭 人..... (101)

《金陵十二钗副册》判词: (102)

香 菱..... (102)

《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 (104)

林黛玉与薛宝钗..... (104)

贾元春..... (105)

贾探春..... (106)

史湘云..... (107)

妙 玉..... (108)

贾迎春..... (110)

贾惜春..... (111)

王熙凤..... (112)

巧 姐·····	(113)
李 纨·····	(113)
秦可卿·····	(114)
《红楼梦》十二支曲：·····	(115)
红楼梦引子·····	(115)
终身误·····	(117)
枉凝眉·····	(118)
恨无常·····	(120)
分骨肉·····	(122)
乐中悲·····	(125)
世难容·····	(129)
喜冤家·····	(131)
虚花悟·····	(133)
聪明累·····	(136)
留余庆·····	(139)
晚韶华·····	(141)
好事终·····	(143)
飞鸟各投林·····	(145)
嘲顽石诗·····	(147)
大观园题咏：·····	(149)
贾元春：题大观园·····	(149)
贾迎春：题旷性怡情·····	(150)
贾探春：题文采风流·····	(150)
贾惜春：题文章造化·····	(151)
李 纨：题万象争辉·····	(152)

薛宝钗：题凝晖钟瑞	(152)
林黛玉：题世外仙源	(153)
贾宝玉：咏有凤来仪	(154)
贾宝玉：咏蘅芷清芬	(155)
贾宝玉：咏怡红快绿	(156)
林黛玉：代拟杏帘在望	(157)
林黛玉：书贾宝玉续胥篋文后	(159)
贾宝玉：参禅偈	(160)
贾宝玉：寄生草·参禅	(161)
贾宝玉：四时即事诗	(163)
春夜即事	(163)
夏夜即事	(164)
秋夜即事	(165)
冬夜即事	(166)
林黛玉：葬花辞	(168)
林黛玉：题帕诗	(175)
白海棠诗	(177)
贾探春：咏白海棠	(177)
薛宝钗：咏白海棠	(178)
贾宝玉：咏白海棠	(179)
林黛玉：咏白海棠	(180)
史湘云：白海棠和韵	(180)
菊花诗	(183)

薛宝钗：忆 菊		(183)
贾宝玉：访 菊		(184)
贾宝玉：种 菊		(186)
史湘云：对 菊		(187)
史湘云：供 菊		(188)
林黛玉：咏 菊		(189)
薛宝钗：画 菊		(190)
林黛玉：问 菊		(191)
贾探春：簪 菊		(192)
史湘云：菊 影		(194)
林黛玉：菊 梦		(195)
贾探春：残 菊		(196)
林黛玉：代别离·秋窗风雨夕		(198)
芦雪庭即景联句		(201)
红梅诗		(207)
邢岫烟：赋得红梅花		(207)
李 纹：赋得红梅花		(209)
薛宝琴：赋得红梅花		(210)
贾宝玉：访妙玉乞红梅		(211)
真真国女儿所作诗		(212)
林黛玉：五美吟		(214)
西 施		(214)
虞 姬		(215)
明 妃		(216)

绿珠	(217)
红拂	(218)
林黛玉：桃花行	(220)
柳絮词	(224)
史湘云：如梦令·柳絮	(224)
贾探春：南柯子·柳絮	(225)
林黛玉：唐多令·柳絮	(226)
薛宝琴：西江月·柳絮	(227)
薛宝钗：临江仙·柳絮	(228)
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	(231)
贾宝玉：姽婳词	(237)
贾宝玉：芙蓉女儿诔	(241)
贾宝玉：紫菱洲歌	(262)
贾宝玉：悼晴雯词	(264)
结红楼梦偈	(266)

《红楼梦》中的血泪账 (269)

贾府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	(269)
封建四大家族的血盆大口吞噬了多少条人命	(272)
残酷的刑罚，豺狼的本性	(275)
奴隶们的血泪，魔鬼的笑声	(277)

一张浸透着劳动人民血汗的交租单.....	(278)
敲骨吸髓的高利贷剥削.....	(279)
奴隶们的地狱，统治者的乐园.....	(280)
金樽美酒千人血 绫罗绸缎万民膏.....	(281)
触目惊心的大出丧.....	(287)
算算这笔银子账.....	(288)
有压迫就有反抗.....	(290)

鲁迅论《红楼梦》

一、论《红楼梦》的阶级性和时代性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十卷本《鲁迅全集》第四卷164页，以下所引，皆以此新版十卷本为据。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

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遇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1934年），
《全集》第五卷430页

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
《全集》第八卷350页

要之，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拉旧来帮新，结果往往只差一个名目，拖《红楼梦》来附会十九世纪式的恋爱，所造成的还是宝玉，不过他的姓名是“少年威德”，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但他的雅号也许却叫作“突变”。

《集外集附录·〈奔流〉编校后记》
（1929年），《全集》第七卷202页

二、论《红楼梦》的艺术真实不等于真人真事

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霁，《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霁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且介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1936年)，《全集》第六卷423页

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而其幻灭也不足惜，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的。

《三闲集·怎么写》(1927年)，《全集》
第四卷20页

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
《全集》第七卷103页

三、论《红楼梦》的独创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1924年)，
《全集》第八卷195页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
《全集》第八卷350页

……《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1934年)，
《全集》第五卷429页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

《且介亭杂文·〈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1934年)，《全集》
第六卷16页

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

《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1935年)，《全集》第六卷231页

四、论贾宝玉、焦大

然荣公府虽煊赫，而“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故“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第二回）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觐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锺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歿。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1924年)，
《全集》第八卷192—193页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

《坟·论睁了眼看》(1925年)，《全集》
第一卷330页

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挂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

《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
(1927年)，《全集》第七卷419页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编者注：此句是柳湘莲的骂语，见第六十六回。焦大醉骂宁国府，见第七回。）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1933年），《全集》第五卷94页

五、评“旧红学”的各种谬说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读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